

◆岁月回眸
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

——追忆恩师黄连德先生

黎仁寅

黄连德老师离我们而去已有几年了，总想写点纪念他的文章，可每次提起笔，总会触碰到心底的隐痛。也许，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他已离世这个现实。他方正的脸庞，“悬胆”型的鼻，含蓄而有神的目光，优雅而诙谐的谈吐，缓慢而稳重的举止，平实而诚笃的性格，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先生与我同村。我读小学三年级时，他当班主任，教语文。除了讲授课本外，他每周要我们背一首唐诗、写一篇文章，每月带我们到野外体验，办一期“学习园地”，展览经他点评为“优”的习作。一年过后，一群懵懂少年，仿佛变成了一群“文人”，班上有四位学生的散文、诗歌先后被拿到黄荆中学给高中生当范文。我的散文《春满山村》、诗歌《黄荆梯田》，还被省级儿童文学刊物《小溪流》刊发。当时有人戏称我是“神童”。天下哪有这么多神童，是先生早早将我强烈求知的火苗点燃了。我读小学五年级时，先生以“作文满分”的成绩被湖南师范学院录取。全班同学一度心里失落。先生把大伙叫到一块，勉励我们说：“我现在和你们一样去当学生了，让我们一起成长吧。”先生上大学后，还给我们写过几回信，寄来他发表在《湖南日报》《湖南文学》上的文章。寒暑假还到我家“家访”，检查我的作业。我常想，在自己人生启蒙的关键阶段，能够遇上这样的老师，真是上天的恩赐。

先生留给我念想的故事个个温暖。小时候，父亲每次训导我时，总会拿先生做范本：黄连德老师看见老人、盲人走路时总会去搀扶，做人就要做这样的好人。在我懂事的时候，我感到先生总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能帮则帮，几乎是先生心底不可抗拒的声音。记得我十岁那年的一个冬天，上学路上风雪交加，瘦弱的个子经不起北风的折腾，跌了几跤，走进教室时已是满身泥雪。先生见状，用手拂去我身上的泥雪，褪去我脚上湿透的袜子，找来两块干布包裹我的双脚，并将自己房间的火盆端到我的课桌下面。那一刻，我感到全身特别温暖。寒冬里的那盆火，温暖了我整个冬季，也温暖了我整个人生。

先生爱才惜才的故事广为流传。对那些身处逆境的有志青年，先生总是鼎力相助。先生当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的时候，有个酷爱文学的农村青年李青松，创办了全国发行的《哲理诗刊》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一时雪片般飞来，这个“穷酸乡里伢子”哪里应付得来？先生从省社科院知名学者陈望衡的推荐信中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立马设法给他弄了个简陋的编辑工作室……李青松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栽培，后来获得湖南省自学成才奖，成为中国作协

员，出版了《灵魂的飞鸟》等10余部诗集。期间，先生组织全县文化系统开展“墩苗行动”，并向县委提出招录一批有高质量作品、有培养前途的优秀人才作为农村文化专干的建议，得到采纳。自此，夫夷河畔文运大开，一批文艺人才脱颖而出，一批优秀作品蜂拥面世。

先生一生，执教其实只有五年，大多时间是在从政，可称他为“老师”的人不计其数。其中重要的原因，是他爱才如命，喜欢以文会友，加之为人淳朴，表里澄澈，知识面广，不管何人有疑问向他请教，他总是诲人不倦、言出行随；他自己每有读书写作心得，也愿与人交流分享……久而久之，好学者、有志者纷纷来到“墙门”，自然而然称他“老师”的人越来越多。

先生的励志故事亦让人感奋。先生常常自谦“本人一介书生”。的确，先生终生与书为伴，读书、写书，家庭物什最多的是书，搬家住房安排考虑的优先项是书房。我刚进县城工作的时候，与先生一家同住过三年多。一室三厅，晚上最后熄灯的总是他的书房，“深宵犹见一灯红”。即便到了晚年，先生仍然笔耕不辍，一直处于精进状态。退休以后，还出版了散文集《霞山四友》（合著）、诗歌集《清溪雅韵》等著作。与先生闲聊畅谈，是人生一大快事。我在人生的每个拐弯处，每有难题去请教，先生总能正经八本，安排时间与我彻谈。先是耐心倾听，然后慢条斯理、娓娓道来，解开思想疙瘩，帮我修通通向正直、坚韧、博爱、仁厚的心路。有时还会用一些富有哲理、富有诗意的语言，诠释深刻的道理。即便是我当上了县委书记之后，他也时常不忘嘱咐“莫忘本哟，人间正道是沧桑”。正是他这些叨语，如雨露滋润着我的岁岁月月。

先生是“一汪清溪”“一座大山”。2020年正月初三，我打电话给先生拜年。师母接的电话，说黄老师最近状况不好。从师母的语气，感觉先生一定病得不轻，便连夜赶到先生家。果然，大事不妙。只见先生斜躺在藤椅上，已经略显消瘦，面无色泽，招呼我入座的发声有若游丝。我的心一下子摔入冰窖。先生似乎看出了我情绪的变化，反过来安慰我。聊着聊着，先生的状况竟然慢慢地强了一些。接着，跟我聊了三桩心愿：第一，决战脱贫攻坚，利国利民，你身在其中，要有亮眼表现；第二，半年前回了趟老家，村民希望把双井头通往湾塘的断头路打通；第三，待病好转，计划把最后一部诗集整理出版。我听着，一边点头认同，一边在心里感叹：我敬重的先生啊，您在生命弥留之际，心里装着的还是“国之大者”“百姓所盼”“千古文章”。

（黎仁寅，邵阳县人，现任湖南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）



云海 刘玉松 摄

◆漫游湘西南

踏访梅树寺

刘期桂

在这个桅子花渐次开放的时节，我们几个“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”的文友，在隆回七江富家村岔路口有预谋地相遇了。我们今天要访的是梅树寺。

山路蛇行，渐入草木深处。僻野处时有梯田出现，提醒我们附近有人居住。田中种的是少见的旱稻，郁郁葱葱。车至牛仔田，硬化路突然消失。巧的是，我们居然遇到了寺院负责人赵达云先生。他亦是我的老朋友，很乐意为我们带路。我们拐入一条羊肠小道，攀爬之间，云翻雾涌，颇似仙境，我们宛如蓬莱中人。

既为梅树寺来，自然一路的话题都绕不开梅树寺——关于它的前世今生，和它有关的人，以及它的现状。既说到人，就绕不开一个大和尚——“雪梅禅师”。据说他自四川峨眉山来，一路拖钵化缘，其间不知游历多少名山大川。偶然见这里梅树漫山遍野，堪可为结庐修行之所，于是他住了下

来。他的住处就是梅树寺的前身。

北宋初年，当地善男信女扩建庵院，取名梅树寺。梅树寺最兴盛的时候，坐拥良田千顷、僧房二百余间、和尚百零八……赵先生说，那时候，朝拜者络绎不绝，供奉的粮米都要用大斛桶盛装，所以有了“斛桶坳”；上供的斋粿多得无法摆放，只好摊在晒簞里，放到寺右的一块大坪去晒，所以有了“晒耙坪”。

到了清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太平天国石达开拥兵30万，意欲攻克宝庆府，取道湖北入川。围城二月余，相持不下，最后被清兵大败。一些散兵游勇逃至梅树寺，一把大火将梅树寺化为灰烬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当地人阳锡朋、阳冬财、刘述龙、赵达云等筹集钱粮，易址重修了梅树寺。现此寺已被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我们似乎走了很久，梅树寺忽然矗立眼前，大门上的对联叙述了它的毁灭与重生。入得大厅，

香烟袅袅，锣鼓铿锵，颇有几分热闹。我见到了“雪梅禅师”的雕塑，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。两边的罗汉们或怒目圆睁、凶神恶煞，或笑容可掬、慈眉善目。

清康熙《宝庆府志》载：“古台山，钟灵毓秀……北瞻望云山，宛若图画。金子、黄花、元姑峙右，天堂、白马、西山屏左。俯视溪流如带，中有梅树寺，供雪梅仙师，为宋元遗址……”这里所述的古台山，亦叫天台山，即梅树寺所在之山。

正环顾左右，心旷神怡间，赵达云先生却说老庵院另有遗址，愿意带我们去一看真迹。我们自然求之不得。赵先生这样一个年近八旬的人，上坡下坡身形矫健，我们几个却早已经是气喘如牛了。还有两位文友摔得四脚朝天，逗得我们捧腹大笑。

新庵院红墙绿瓦，飞檐斗拱，但我还是打心眼里更喜欢老庵院，尽管它只剩断瓦残砖，尽管这里杂树、乱草、荆棘丛生。老庵院是顺着山势而建的，横直数百丈，可见当年之鼎盛。

在每一块石头下面，在每一道缝隙里，谁知道有多少当年的事呢？

（刘期桂，隆回县作协会员）

◆六岭杂谈

“四周”进士

陈湘林

拥戴。担任京西路盐铁判官期间，周湛察觉到三司衙门内账目不清，典籍散乱，办事手续繁琐，官吏差役相互猜疑作弊。针对以上弊病，周湛设立了“勘同法”，凡钱物出纳及人员差遣，均用符契，每年可减少民间计账费用七千。

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后，周湛发现所属州县的簿领案牍，十分混乱，记载保存无先后次序，很多重要档案丢失；胥吏办事拖沓，互相推诿塞责。周湛到任后，严厉整顿了衙门的风气，创立了“千文架阁法”管理文书档案，严格督促胥吏将档案文件重新进行清理，逐年逐月依次编号。整理后的案牍文件条目清楚，查考起来十分方便，极大地提高了胥吏们的办事效率。周湛的这一做法被朝廷知道后，宋仁宗便下诏敕令全国各地仿照实行。“千文架阁法”的发明，使周湛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以后，周湛又被调任江淮制置使。宋代时，江淮是富庶之区，京城权贵喜欢向江淮地方官索贿，江淮地方官也喜欢向朝廷政要行贿，以谋进身之道。周湛向宋仁宗辞行时，皇帝告诫他到江淮

任上后，千万不要像以往的江淮地方官们一样去向朝廷的显贵们输金送银，赠钱纳物。周湛非常激动地回答皇帝说：“我蒙圣上的教诲，决不敢以私忘公，去攀附巴结朝廷显要，来为自己谋取进身之路。”上任后，周湛不负皇恩，廉洁正派，一心为民。当时，长江流经舒州长风沙地段时，水势凶险，船毁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。周湛组织动员民工三十万人，凿河十里，以避其害，使沿河百姓和过往船只皆受其利。

周氏家风绵延流长，周湛长子周欽，宋徽宗宣和六年（1124）登进士，亦文亦武，终武功大夫、德州刺史。任德州刺史未几，金人南犯，周欽率师勤王，血染河山，为国捐躯。周湛次子周朝，苦攻经史，博学多才，宋徽宗崇宁二年（1104）登进士。官至户部尚书，人称尚书公。当时皇上懦弱，时政混浊，奸臣当道，志士仁人不顺。周朝性情耿直，不乐仕进，宣和年间解甲归田，偕同宗兄弟五人，卜居隆回高坪石脚，乐游山水，讲学于里，并遭训后裔：“书可读，官不可作。”

（陈湘林，任职于邵阳市纪委监委宣传部）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母亲的话

刘 华

今年清明回家，突然感觉母亲虽然文化不高，但通俗的话语里却含有很深的道理。回单位后，我老在咀嚼母亲说过的一些话。

“帮别人做事，莫把心眼别在肋巴骨上”

回家前，妈妈说去年的红薯很好吃、很甜，家里还有一些放在地窖里熬过了冬天，没烂，反倒更好吃。于是，我就跟几个朋友说我帮他们带些红薯来吃。

回家尝了尝，发现真的好吃，小孩也很喜欢吃，有点舍不得给朋友拿了。于是我对母亲说：“要不少拿点，再去网上买些，把它挽和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了。”母亲说：“那怎么行，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。你答应给人家带的，却到网上买，那人家不知道到网上买呀，别人要你带就是想吃吃我们这里的。帮别人做事，莫把心眼

别在肋巴骨上。”说得我好惭愧。

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”

聊到母亲住院的事，我跟母亲说：“你出院的前一天，你和老爸把我和老公喊到面前，拿出200块钱，硬是要我们去买些高档的糖和几个西瓜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和护士。那天爸爸搀扶着你走在前面，我和老公提着糖和西瓜跟在后面，我生怕旁边的病人误以为我们是去给医生送礼。当时我站在那儿别扭死了，觉得你们老土。”

母亲严肃地说：“那怎么叫老土呢？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我们还只是买了点糖和西瓜。你们两口子一定要记住，别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，做人要懂得感恩。”

以前，或许是没长大，又或许还没成熟，很少去注意母亲的话。如今回想起和母亲聊天的点点滴滴，突然发现，原来朴实平凡的母亲有着那么多淳朴的做人道理。

言传身教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育，今后我也要给我的孩子这般最好的教育。（刘华，任职于市委老干部局）